

我这儿所说的格言，其实就是几句最简单最通俗的话，源自于上个世纪我下放的知青小组。小组一共五个人，组长是我的一位初中同学。他性格开朗，诸事通透，见我们情绪日渐低落，便不时讲些笑话、故事安慰开导我们。久而久之，我们发现了 he 最常说的三句话，便戏称为格言，一有事就嘻嘻哈哈引用，还真一次次抚慰了我们忧怨烦躁的心灵。而我在这三句话的开导启发下，此后几十年的生涯，好像有了人生指南，也变得格外简单格外平静。

格言的第一句是：“上天把一切都安排好了。”这无疑是一个命运问题，乍一听有点儿听天由命的宿命感，但对照生活回过头去细想，好像还真是这么一回事。用现在常说的话则是，向前看充满变数，回首望皆是定数。人生从来不是自己设计的。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，谁能知道自己的一生将会怎样走过，将会面对什么样的生存环境？不说工作学习、生老病死，仅那婚姻状况就扑朔迷离，难以预测。任何一段婚姻，好像都是命定了的，双方本不相识，或相识也已擦肩而过，可偏偏最后还是走到了一起。天天相见不相知，天南海北成夫妻，谁也说不清这其中的奥妙，最后只能归结于一个字，缘。或者说有那么一个专管人间婚姻的月老，早就把两个人用红丝线扣好了，谁也挣不脱。早年作家张弦写过一篇得奖小说《挣不断的红丝线》，就暗含了这样的主题。婚姻如此，工作事业也如此。什么逆天改命，我命由我不由天，都是玄幻小说、修仙短剧上的，千万别当真。即便有也是千万分之一的概率，或者说那本来就是上天的安排。唐僧成佛，丑小鸭变成白天鹅，不是因为受苦受难，而是因为他们本来就是佛，就是天鹅。“神仙本是神仙做，哪有凡人做神仙。上天把一切都安排好了。”当年组长就是这样启发劝导我们的。但人生在被“命运”的过程中，命由天定，运却要靠自己运作。所谓“逆天改命”并不是真的逆袭，而是顺作，看清时和势，抓住了运，抓住了机遇而已。爱情来了，抓住；工作来了，抓住；计算机兴了，抓住；人工智能的大潮来了，更要抓住。当年许多知青借招工、招回进城，就是抓住了机遇。所以顺应天命并不意味着躺平，而是顺应时代，顺应潮流，顺应生活，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。只有学会借势，学会借东风，才能乘风而起，扶摇直上九万里。试看当今社会上的那些成功人士，哪一个不是乘风而起的天之骄子？顺势而为，乘风而上，才是人生的大智慧！有没有这样的大智慧，或许还是各人的命。

最近引起我对生命思考的是两件极其平常的事。一件是四月中旬，一条不小的赤链蛇出现在我们住宅楼底层车库的道路旁，立即被围观，被捕捉。就在许多人要求

办公室的姐妹们，总在研究头上新长出的白发。有时实在看不过去，或用剪刀剪下，或用手将它连根拔起，可那白发还是一根根刺眼地生长着，仿佛在无声地宣告：岁月从不会因为我们的抗拒，而停下脚步。她们羡慕我近来头发变得油光乌黑，都向我打探保养的秘诀。

我原本还很得意地告诉她们，自己每天坚持吃五谷杂粮的小妙招，心里满是窃喜。可突然一个午后，我正悠闲地坐在桌前改着作业，阳光暖暖地洒在桌面上，一切安稳又平淡。身旁的同事突然惊叫一声：“呀！你头顶冒出了一根白头发啊！”我一惊，赶紧拿着镜子寻找它的身影。妈呀！它就那么堂而皇之、肆意地冒出来了，而且是在我不知不觉中，悄悄地长了出来，竟有5厘米长了！

人人都会有朋友，一生没有交过一个朋友的人，谁见过？然而，相识的人有若干，能成为朋友者无几。朋友，好似陈年老酒，给你的生活带来芳香和愉悦；朋友，如同心理医生，可为你医治“心疾”，当你陷入苦闷烦恼之时，一经与其交流、倾诉，即能愁消闷破；朋友，类似建筑用的脚手架，助人向上……友情，超越同事、同学和邻里情感，个别知己，胜过血缘亲情。冷静地想来，结交朋友的学问不浅。有的人因此事业有成，有的人却栽了跟斗。受害者，轻则麻烦不断，重则灾祸灭

格言

□ 吴毓生

放生时，一位小区居民闻讯而来，毫无畏惧地抓过那蛇，很熟练地处死、剥皮、分段，让蛇成了他饭桌上的一道羹。可怜活生一条蛇，缩在洞里经过一个漫长冬季的冬眠，好不容易天气转暖，本想出来透透气觅觅食，却怎么也不会想到是出来送死的，是送给别人吃的——这难道就是命，就是上天的安排？第二件事更简单，是由剥毛豆联想出来的。那天我坐在桌前剥毛豆，一堆毛豆放在面前，我本应按顺序拣最前面最靠近我的豆荚剥，可我目光瞄过去，看到后面更大更饱满的豆荚，很自然地就拿过那粒豆荚先剥了。也就是说，放在我面前的那堆毛豆，它们谁先被剥，谁后被剥，完全是随机的，毫无规律可循。如果把毛豆也视为一条条生命（它们本来就是生命），对它们而言，这难道就是我给它们安排的命？由此想之，大千世界中，我们这些犹如芝麻绿豆的芸芸众生，其生老病死，是不是冥冥之中，也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所掌控呢？——这或许永远是一个谜。

格言的第二句是：“到哪儿都要受点委屈。”这显然是一句精神上的自我安慰语，很有点阿Q。生活中受了委屈怎么办，用这句话慰藉一下自己应该说是一个不错的办法。人生在世，怎能不受委屈呢？被轻视了，被误解了，被欺负了，被出卖了，被暗算了……在人生这个大舞台上，这类情况几乎每天都在上演。如果碰上了，小情况，一笑置之；大情况，忍了，认了。比如说，你预定某日去登泰山，恰好某日下雨了，你不会委屈得拿石头去砸天吧？想一想雨中游别有一番情致，你的心中自会阳光起来。再比如，你的恋爱对象背叛了你，委屈够大的，但想到能及早止损，认识对方的真面目，你应该庆幸是上帝帮助了你，成全了你。对于生活中的许多委屈，退一步，海阔天空，忍一忍，风平浪静。佛不言，自有佛的因果安排。这不是精神胜利阿Q，而是委曲求全，以退为进，求个安宁。当年下放时，许多人感到委屈、憋屈，我们的小组长就说：你下个乡就感到委屈，那些世世代代生在农村、长在农村的农民呢，他们不要委屈死了？万事想开点，比上不足比下有余。一席话说得我们心服口服，心里还真平静了不少。

由此及彼，组长的这席话很快让我总结出一点：生活中的许多委屈烦恼，都是自视甚高引发出来的。就以做教师而言，有人自以为是“人民教师”，是“人类灵魂的工程师”，肩负“教书育人”的重大使命，便自觉高人一等，时时以“师爷”自居，一旦没被

与白发和解

□ 赵姝

我瞬间慌了神。一直以来，自以为靠着好好调养，维持着一头乌黑发亮的头发，看着身边同事为白发烦恼，我还暗自庆幸，以为衰老离自己还很遥远。可这突如其来的一根白发，生生打破了我的侥幸。我盯着镜中那根突兀的银丝，心里又闷又失落。原来岁月从不会偏袒任何人，日复一日的忙碌、那些熬夜的夜晚，都在悄悄消耗着自己，化作了这一根白发，故意提醒着我——时光在悄悄流逝。我轻轻地把指尖伸过去，几次想把它狠狠拔掉，像赶走所有不愿接受的岁月痕迹一

朋友

□ 胡金波

顶。纵观现实，凡跌落牢狱、泥淖的人，大都与错交了朋友相关。许多严酷事实告诉人们，交友，应选择“高友”。高，非职位之高、权力之大、财产之富，乃人品之高。真正的朋友，应该是让你感到真诚、安全、愉快，并能给自己以正义力量鼓舞的人。择交朋友，不仅看做事，更要看做人。

尊重，就委屈不已。而在学校里，有的人自认为教学很有一套，教学成果丰硕，偏偏没人选他当先进，就觉得未被重视，仿佛受到了天大的委屈。相反，有的教师觉得自己只是个教书匠，跟瓦匠、木匠没什么不同，只是个谋生的职业，处处谦恭，从不觉得自己比别人高明，好像未被关注重视理所当然，一点也不感到委屈，反而其乐融融，活得潇洒自在。再以写文章而言，有的人文章写了一篇又一篇，可被录用关注的少之又少，不从自身找原因，反而抱怨编辑读者眼瞎不识货，委屈得在心里一次次骂娘。而有的人，心态平和，落笔从容，把写作当成一种生活乐趣，当成是自己与自己谈心，能不能发表都无所谓，反而越写越好，越发越多。所以，在生活中放低身段，把自己当作一个平头小百姓，不与人争名夺利，不仅减少了许多烦恼和委屈，还会增添许多快乐和成就。凤凰有凤凰的骄傲和烦恼，燕雀有燕雀的自在和快乐。做一只在林间啁啾鸣唱的小鸟，不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吗！

格言的第三句是：“一切都会慢慢地好起来。”由于我们的人生太需要抚慰了，这仍然是一句精神安慰的话，自己给自己打气，甚至还带有祈祷的意味。说这句话时明显分为两种情况，一是心里没底，一是心里有底。当年在知青小组时，我们说这句话时就是心里没底。当时我们生活艰难，农民生活也很困苦，未来就像开盲盒，谁也不知道会怎么样。但运动搞得震天响，天天种粮种棉的农民却连温饱都难以解决，我们就不相信这样的日子会长久下去。我们说出这句格言，其实是在心里没底的情况下，对这种不相信的相信。我们更多的是在心里安慰自己祈祷未来，会好起来的，会好起来的。而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时代，农民的日子蒸蒸日上，我们小组的五个人也各自走上了自己的人生轨道，一切都真的好起来了。于是后来我们偶尔相聚时，尽管仍然各有各的困难，还会用这句格言互相安慰，但已是满面笑容，底气十足，对未来充满了信心。生活中的磕绊、困难、委屈，都是生活的考验。红尘历练，人生的道路一程又一程，历史的长河一波又一波，一切都会慢慢好起来的！

遗憾的是，日子越来越好，人也越来越老。时至今日，当年我们知青小组的五个人，已有三人离世，创建格言的组长亦在其中。组长姓王，高高的个子，皮肤白皙，一头自然卷的头发，很是俊美。组长还有一个好歌喉，栽秧时节站在田埂上高歌一曲，浑厚悠长的男高音，引得满田的栽秧妇女都直起腰盯着他喊好听。可我此时回想他的格言，回想他的歌声，回想他带领我们走过那段艰难的岁月，眼里不觉早已噙满了泪水……

——我亲爱的组长大哥，你的格言我一直铭记于心，你和他们在那边还唱歌吗？

样。可转念一想，拔得了这根，终究挡不住下一根，我能拔掉发丝，却留不住匆匆的时光。心底的焦躁不停地翻涌着，看着那根白发，竟生出几分对时光流逝的无力与抗拒。

周末回家，望着爸妈鬓边、头顶密密麻麻的白发，早已不是零星几根，而是蔓延成片，盖住了往日乌黑的发丝。他们淡然宽慰地说，年岁大了，长白发本就是寻常。我心头倏然发酸。这白发，是他们为家奔波操劳的沉淀，是倾尽心血把我养大的见证，更是常年柴米油盐、琐碎生活熬出来的痕迹。他们也曾意气风发，青丝浓密，是岁月的烟火、生活的奔波，悄悄磨白了他们的头发。

那一刻，我放下执念，不再纠结于这一根白发，不再心慌于时光的流逝。认真地生活，在岁月里慢慢沉淀，才是与这白发最温柔的和解。

内心重于外表，背后重于当面，行动重于言语。为人忠厚、待人赤诚的人，才是真正的朋友。喜欢当面甜言蜜语，背后却经常恶意说三道四的人，切不可与其交友。势利之交，往往能一拍即合，但当势去利尽，交往便疏远冷落了。钱财之交，富有时如胶似漆，一旦钱财殆尽，即作鸟兽散去。钱孔里摆不开真情的盛宴，钞票上植不起友谊的大树。不过，话又说回来了，凡不存歹心之人，谁不想交上好的朋友呢！殊不知，如今结交朋友，有点似市场购物，正宗品牌真假难识，看走了眼、吃亏上当的人多多。

寂寞的大匾

□ 陈绍祥

前不久回老家小住，一只大匾挂在储物间西山墙正中，像只巨眼注视着我。母亲去世后，它一直挂在那里？我问自己。是的，它一直静静地寂寞地挂在那里，只是我没有注意而已。

曾陪伴母亲半个多世纪的大匾，可是我家的功臣，母亲的心爱之物。当年，母亲在自留地池塘边植柳、割柳、去皮、晒干，忙了几个月得到一大捆光亮修长的柳条。财喜三伯父帮忙扎大匾，锥孔、引针、一瓣瓣收紧，五个晚工，一米五直径的大匾编成。“柳条筋道，棕线耐拉，扎边的竹片是新开的，用个五十年没问题。”说这话时，三伯父络腮胡须一髭一髭的。

从那以后，故乡的四季在大匾中展开。惊蛰后晒稻种，晒棉花种。立夏后，晒油菜籽、蚕豆、豌豆。立秋后，用它拍芝麻，敲葵花籽，晒绿豆和黄豆。大寒后更忙，米饭饼、黏烧饼、粉丝、糯米粉都得用大匾晒。邻居家砌房造屋、结婚、做生日，大匾便成了我家出访大使，庄南庄北忙个不停。还大匾时，除了一堆感谢话，少不了递上几只糕馒，或一把喜糖。那时的大匾的确风光过。

遭遇连续阴雨，大匾还立过功。有一年夏收，尽管组里男女老少齐上阵，没日没夜地抢收，梅雨还是抢先搅了场，一下就是二十多天。尚未割完的二十多亩小麦，因数日阴雨，麦穗长出了胡子。冒雨剪下穗头，用手搓下胖乎乎的麦粒，分到各户晾干。凉席摊满了，用大匾，边翻边用扇子扇，遭雨的麦粒才没有霉变。天转晴后，母亲心疼地用旧衣服一遍又一遍擦去大匾缝隙中的水渍，晒几个太阳后，它才恢复了元气。让大匾尴尬的一幕发生在又一个邻居儿子结婚前，早就约好，借大匾用几天。谁知来取时，那在外打工的儿子阻拦说：“不用泡米、晒面、揉面、搓圆子了。超市有现成的冷冻圆子，方便得很。”打工潮卷走了村里的青壮年，大匾日渐与留守老人、儿童为伍，偏于一隅。满脸困惑的大匾，慢慢淡出了人们的视野。

不过，母亲没有忘记它，每年中秋节后，还是用它晒桂花，美美地露几天脸。

“这世道变化得太快了。”母亲不止一次发出这样的感叹。铁牛刚替代耕牛，插秧机又解放了妇女的双手，收割机则让收割刀光荣退休。而今，无人机施肥、喷农药像是天外来客，网上购物火了，直播带货火了，大匾的寂寞，似乎成了必然。

我又想起母亲临终前嘱咐：“家中的老物件保存好，留个念想。”我攥紧她枯瘦的手用力点头：“放心，一定做到。”

“留个念想”的含义是什么呢？我想，不只是记住它岁月洗礼后的模样，更应记住它曾承载过一个普通家庭物质上的丰赡，记住母亲藏在大匾缝隙中的那份深情。

下次再回老家时，我要把大匾里里外外仔仔细细擦一遍，不为别的，只为在那一圈圈柳条的纹理中再次感受母亲双手留下的温度。我相信，那温度还在。

电工老曾

□ 韦志宝

在车遛，提起曾学平，从集镇到村组知道的人很多，大家都称他电工老曾。

在我上高中的时候，曾学平已经从事电工了。那时候，街坊邻居的用电故障，无论是家保跳闸、开关烧毁还是灯泡不亮，大多数向他求助。他有求必应。完事了，并不着急离开，而是主动同对方攀谈，以拉家常为切入点，将话题渐渐引入到本次发生的故障及其具体点位、诱发要因、处理要领和注意事项，做事有板有眼。即使到了饭点，也不接受吃请。人们说，他是实在人。

如今，已到花甲之年的老曾身体壮实，满脸络腮胡，着装朴素，时常穿儿子淘汰的衣服，外表看似“粗人”，实质粗中有细。他用节省下来的钱给孙儿、孙女买书籍、买玩具，带他们进博物馆、纪念馆，培养学习兴趣，培育良好的行为习惯。他节假日在家烧菜做饭，摆上一桌丰盛大餐，全家人享受幸福时光。

老曾工作非常勤勉。他工具包里藏着“三件宝”——砍刀、水杯和办公笔。多年来，他用砍刀修剪电力线路通道内外树木，渴了，喝一杯水，继续再干。遇到个人不能解决的难题，立即做好记录，报告单位协力处置，保证了电力线路安全可靠运行。其先进事迹《老曾的砍刀》在公司网站进行了宣传。老曾始终把用户当亲人，主动给留守老人换插座、帮助五保户安装家保、悉心指导群众线上缴费……一桩桩，一件件，换来许多用户的信任和发自内心的微笑。

快要退休的老曾没有豪言壮语，只是说假如条件允许，还想在服务“三农”的路上再干二十年……